

報告文學

蘇浙皖山區中

文宗山著
江海出版社出版



蘇浙皖山區中

每冊實價六角

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

著者 文宗山

出版者 江海出版社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目次

前記·····	(一)
通過黑地獄·····	(四)
蘇浙皖山區中·····	(一九)
山程雜筆·····	(三三)
戰鬥的江南·····	(四三)
活躍在江南前線·····	(五二)

前記

記得是一九四〇年的春天，是怎樣一個可愛的季節。在大夥兒的齊步下，踏進這美麗的理想區域，呼吸着自由中國的新鮮空氣。

整整的渡過近兩年的光景了，從暮春的一片金黃菜花看到黃沙漠漠的山野，也曾兩易其景，永遠是懷着一顆活躍和興奮的心，爲祖國做着一部份渺小的工作在安慰自己。

當身處山中時，每一地，一物，都有使你留戀的可能，都有成立一個特殊作風的故事的可能。那時候，我想念着許多不能同來的朋友，假使能夠在松下漫步，溪邊靜坐，月下閑談，……多少會留下些可寶貴的記憶。

這許多不完全的記載，是分別地在各種不同樣環境下構成的。坐在火車中，我感到一部份祖國的原野已毀滅，朋友在哀泣而心酸。在小船中，我見到許多不如意的事情而憤怒，

永遠挑撥着一顆不安定的心，孕育着反抗的思潮，在自由的地方，我親愛地和同伴在快樂工作下支配着自己的生活和命運，把幻想中的美麗地帶變成現實。於是；我開始記下了這幾節冗長的事事物物，想告訴寄居孤島，遠在塞北的友人們，甚至，想用最高的熱情作誠懇的歡迎。

記得，在長途跋涉時，沿路給許多故事解除沉悶與疲勞。在顛簸的騾車裏用鉛筆畫下一些不清楚的印象，鄉村茶棚下聽取山翁村婦的講述。不容易找到紙張的時候，也會用自己的衣服暫代，把鉛筆寫在布上，不肯把珍貴的故事輕易遺忘。在天氣極度嚴寒中，一切工作給風雪陷於停頓時，我也曾伏在陋小的茅屋裏，山中土炭熊熊地燃燒着我的思慮，將鮮明的事實在腦海中活躍，反覆的映演，我鼓起勇氣在逐段的寫着。

經過了許多地域，每一個記載差不多在不相同的地方記取，我祇有一個希望，能夠把這許多事情放在一起，把我的生活史上一頁公開給與我同樣希望的朋友們。雖然，這些文字不足以打動很多人的心，但至少限度是不會破壞人們思想的，也許會鼓起一點勇氣，完成你心中一件不易完成的事。

冰雪漸融，寒冬又在身邊飄過了。一切陰霾也隨着離去，窗外枝頭已替我們佈置春天，我想說這樣一句：「山中是平靜，大後方是熱烈，生活是興奮，工作是活躍……朋友們，請你從混沌的圈子中跳出來吧！外面是怎樣一個世界在等待與歡迎着你！」

一九四一年春天記於蘇浙皖山區中

通過黑地獄

詩人但丁把人間喻爲地獄，他的「詩人遊地獄」是赤裸裸地把人間的事實放在鏡子裏照了一下。閉起眼睛一想：世界上最殘酷的地獄在那裏？但丁走的地獄不過是地獄的上層，在「新秩序」下的鄉村中，城市裏，那一處不是地獄的下層？假使中國生了但丁般的詩人；一定有一部比「詩人遊地獄」更偉大的創作出現。

從去年春天到落葉蕭蕭的秋天，我在這地獄的下層逗留了半年多光景。根本是在幽禁中度着歲月，不過，眼與耳是自由的，在任何烟幕之下仍能施展它的功能。匆促地，收集了極普遍而時見時聞的材料，帶給許多沒有瞧見的友人們！

記取的都是事實的片斷，在鞭子狂抽與炮火毀滅中，我們的兄弟姐妹是忍受與反抗，假使你親眼目睹後，除了同情之外，還有什麼方法去安慰自己的良心！

繁華抑荒涼

天在下雨，雨中淋了幾刻鐘，排隊在車站外等候乘車的光景，比買平糶米還要難受。身傍橫眉怒目的×兵，不准有一個人不依照「規律」。

時候是提早一小時，沒有到正午十二時火車便到了。我夾在大批的候車者裏，看那車上乘客陸續下車，於是一條狹狹的進出口更擁塞得不堪，雖然在鞭子下的「秩序」是很好，羣衆愁眉苦臉和內心不安的現狀在小動作中都可以看到。

「檢查」，看「派司」，驗「防疫證書」，用「藥水淨手」，走過「消毒」的棕墊……等等，然後再讓車廂收拾乾淨，又在進口處依樣畫葫蘆的做了上面的手續，才准許一個一個地魚貫上車。

北站的车站大廈是披着創傷的外衣聳立着，四週瓦礫堆的破殘建築物，和不調和的「軍事建築」，散佈在鐵路綫的兩傍。於是，火車在一條畸形與怪異的路上動了。向前駛去；一段「繁華」、一段「荒涼」的刺激着坐在「針氈」上的乘客。

車廂裏異常寂靜，也許是二等的緣故吧？很多異國的男女佔據着位置，其中也有穿起藏青西裝的中年人（？）

窗外能見到的依舊和從前一般模樣。時間大約四月裏；而田間很清閑地，祇有少數的女人或孩子在翻土。

戰爭後的面貌決非極短時間會給粉刷隱蔽得了的，破殘的村舍，被毀的橋樑，炸彈發揮力量過後的創痕，都在沿線可以找到，這種荒涼情況，除了城市能完全遮蔽外，其他地方是更不必說了。

經過每一個小車站，車子老是停留，（不必要停留的地方也停上二三分鐘，）據說是讓「軍用車」，車站外受過極度奴化後的小販伙一口××話，很不客氣地在做買賣，假使你用國幣給他，一定會給他一個很輕視的回答：「噲，一律軍用票子！」

火車到了一個較熱鬧的城市，我忽忽地在「檢查」與「虎視」下走出車站，市面在表面上是亂烘烘的熱鬧非凡，而城門口二個橫持長槍的人在盤問時，這畸形的熱鬧却比荒涼又更悽慘了。

二 歌衫淚痕

這裏旅館的設備並不亞於上海，凡是都市物質上的享樂，兒都有，尤其是大煙的濁臭，陣陣自空中竄進你的鼻孔裏。

「先生，可有鋪保？」茶房在填旅客留額單，要有鋪保才肯答應，否則要送到「憲兵部」去。

「沒有？」我拿出一張在孤島出錢去領的「市民證」，「這東西可以證明身份嗎？」

「也好，不過半夜裏『檢查』麻煩些。」

跑進旅館內有三個感覺：第一個當然是煙人的大煙味，其二，便是「特殊人物」的來來往往；最奇怪的，便是絃歌之聲與女人的笑罵聲，差不多每間房裏都是這樣的。

伏在樓窗上，那走廊與樓下都是賣唱的女子來往，抹粉塗脂，打扮得妖形怪狀。

「先生！阿寂寞？」茶房平素大半都架子十足，在「有利可圖」時，不妨前倨後恭遷就些。

「唔……」我知道他又有什麼鬼花樣。便接口問一句：「可是有什麼地方消遣？」
「先生從上海來，這小城裏的戲院是不會感到興趣的。可是，弄個『清水貨』來陪伴陪伴，比上海要好得多，保證沒有危險。」

我聽不下去了。反正又是介紹娼妓，從中取「利」的勾當。茶房見我沒有表示，以為我有了意思，便不斷地接着說下去，「先生，真可憐啊！這些女孩子都是好人家的姑娘，農村破產，生活程度這樣高，叫她們除了賣身之外，還有什麼方法度日呢？還有鄉下現在不比戰前，橫「捐」豎「捐」，一年種下的收穫都「捐」完了才得安逸過日子，城裏公娼私娼一天多一天，完全是這些可憐的女孩子遭劫。」茶房頓了一頓，「先生，算做好事吧，阿要叫個進來陪伴陪伴？」

我聽到這段話，那有叫她們陪伴的興趣？即使有，也早就給這幾句淒涼欲絕的話送到汪洋大海去。用手一揮，叫茶房出去，想早些睡覺。

似夢非夢地總不易入熟睡的境地，四面絃歌聲很刺耳地在喧鬧，好像悲慘的哭聲，使我難於安睡。

槍柄在隔壁房門上敲了。「在夜」吧！還是睜着眼睛等他們光臨，免得遲開了門有遭到幾下耳光的可能。

三 如此「巡鄉」

亂烘烘地，天還沒有亮時便隨着第一批鄉人走進開駛內河的小火輪上。

船艙真小，船梢上都有人站着。我坐的地方還是最高價的「大菜間」，但人也是滿滿的。

「嗚嗚——」船在小販叫賣「大餅油條」和「熟糯米糕」的聲浪中移動，走了不滿五十步路，（祇過一頂橋）便停住了，又是「嗚嗚——」

「上岸去！男女客都上岸排隊，『通行證』帶好，船上箱子也開好。去『檢查』啊！」茶房的怪聲怪調，很熟練地重複叫喊着。

「警察」陰陽怪氣地站在岸上，擠上二個×兵俯視着，一個女人却扮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地和×兵拉拉扯扯在調笑，據說她是過來「檢查」女人的。

男的順次排列，女的也站在後面，「例行公事」般挨一挨二摸過去，一些沒有「查」到「違禁」品，却看見茶房拿了二匣紅錫包香煙塞到「警察」手中，再由「警察」手中塞向×兵手中。一幕很好的把戲在乘客陸續下船中結束。

船停在岸邊，拉了兩次汽笛，已經耽擱了半小時以上的時間，仍舊不會移動一步。船輪裏乘客的談話聲時高時低，茶房忙着泡茶沖水，把茶壺茶杯碰得叮噠作響。

我仰起頭，不，同時也有許多人在抬頭看，貼在「闕望」像下的一張輪船有駛意則；

一、本船昨日上午七時由××開出，經過……下面共計大小有十二條之多。

「怎樣七時開船？現在已八點半了！」

「茶房！茶房！爲什麼還不開船？」

茶房似理不理地，眼歪了一下，慢吞吞地說：「八點半，等到九點半也說不定。大老爺還沒有下船，關照今天等他來了再說。朋友，耐心點，好在船上有飯給你們吃，不怕肚子餓。」這種船上茶房的傲慢態度，會使你氣破肚子。

好容易一個胖胖身材的「貨色」下船了，戴了一副墨晶眼鏡，傍邊兩個有槍階級跟隨

着。忽忽入船便走進賬房間，把門重重的關上，那掛在門上的一塊「賬房重地，閒人莫入」的木牌被震得和門互擊出很重的聲音。

「吓，爲了一個人，要累許多人等候！」聲音並不低，引起同坐的一排人都回頭看他，這現狀下急壞了剛才說話的人，傍人却連連用怨恨的目光斜視着，似乎在說，要遭「殺身之禍」了。

茶房換了一副臉色笑嘻嘻地捧了麻雀牌；「先生們，船輪上解解悶，又上幾圈，幫幫忙。」把又麻雀應用的工具一齊準備就緒，拉了四個人入局。於是嘈雜的聲浪在又麻雀人的說話和動作裏又增高起來了。

船規定十二時以後便可到目的地。今天却例外，因爲「活鬼」巡鄉的緣故。在他上岸時，乘客都在船裏讓他先走一步。

等到我走上岸時，已經是晚霞在迎接我了。

四 去蕪存菁

「已是四月天氣，鄉間恁地荒涼？」這是我跑上村野裏第一個感想。

走進二塊木板夾的小客棧，還沒有脫去古老的風味，門外仍舊一盞風吹雨淋淡了色的紅燈籠，上面是刻扁體大字的「招商客寓」。一頂破帳，一個燭台，和一隻幾年前的古老夜壺，算是客棧裏唯一的設備。老頭兒捧了一床被一把茶壺，低低地說：「先生，外面洗臉去。」

房裏實在氣悶極了，在百無聊賴時，便向二條歪斜的石子街上走走。

男男女女，都很幽閒地在吃着，一切物質上的享受是很接近城市生活了。尤其是酒樓茶館裏擠得滿滿的。

我走入一家茶店，靠窗坐下。

茶店的外面，鋪幾張破木桌做賣茶生意。裏面是劃開二部份，左面是幾塊木板架成的一個所謂戲台，一男一女正在上面做着灘簧，幾十張長板凳上坐滿着鄉人，女人與小孩佔了大半。右邊祇見許多人圍聚着，興高彩烈地賭錢，賭的種類差不多包括了上海賭場所有的花樣與方式，不過缺少一門「輪盤」罷了。聽說賭博的數目是非常大，不要小看了鄉人，有幾個

來路不明的歪帶帽子人，一下手往往便是三五百元。這些明知是「黑吃黑」的貨色。

第二天，因為上午候班船的緣故，又在這家茶店裏閒坐。一個老者似乎很健談，又是我同桌吃茶，兩個人於是便攀談起來了。

——為什麼四月天的鄉下這樣空閒，你看，茶店裏各樣生意多好？

——哼！要人活活餓死，祇好餓死。這些閒人有兩種；一種是田地不能種，靜等着死。還有一種是狼心狗肺的賊種，暗地裏搶來錢，在吃喝玩上送掉。

——怎麼大好田地都空了不耕種？

他並不回答，同我到店外田地上走走。原野景色依舊，在我目中看來多少有些「寒山——帶傷心碧」的味兒。

「你看，」他指着一片良田，「×子不許種稻麥，他說稻麥是和青紗帳一樣，遊擊隊便利用這東西。一概祇種雜糧。你想，雜糧的出息怎及稻麥？」他又指着遠遠一叢矮小的深碧色桑枝，「這些桑枝又不許給它長高，一概編成矮籬，春秋兩季蠶桑出息便給他輕輕地說是『有礙軍事行動』而送掉！你想，這些不是致人死地！」

遠遠，一羣黑色的傢伙來了，老者拉拉我便走：「昨天來的「區長」來巡鄉了」。我在××不可近，近則必得其辱的念頭下，忽忽回到小客棧裏，還是悶悶地安逸些吧！

客棧裏老頭兒跑來對我說：「先生，班船今晚七時到，準明天早晨六時開船。」一支洋蠟，伴着我入夢。可是，破帳子裏一股霉味很難受的妨礙着呼吸。

五 「烏老鴉」

一個陌生人到鄉村中是很容易給人注意的；其所以受人注意，有兩種原因，一是鄉人以爲又是下鄉來惹弄是非的傢伙，另一種是一般「投降」的順民，以爲陌生人是遊擊隊派來的偵探，於是，我初次到這裏鄉下，便因後面一種原因喫了一個虛驚。

班船進小河，鄉下村莊大半是傍河的。上岸後，聽說風聲很緊，不過村上的市面依舊很鬧忙。在這種矛盾的情形下，我便躲在一家熟識的店裏留宿。

「『烏老鴉』今天一定會來的。」

「說不定，昨天不是一個保長殺掉了嗎？今天一定再要跑來抄查一遍。」